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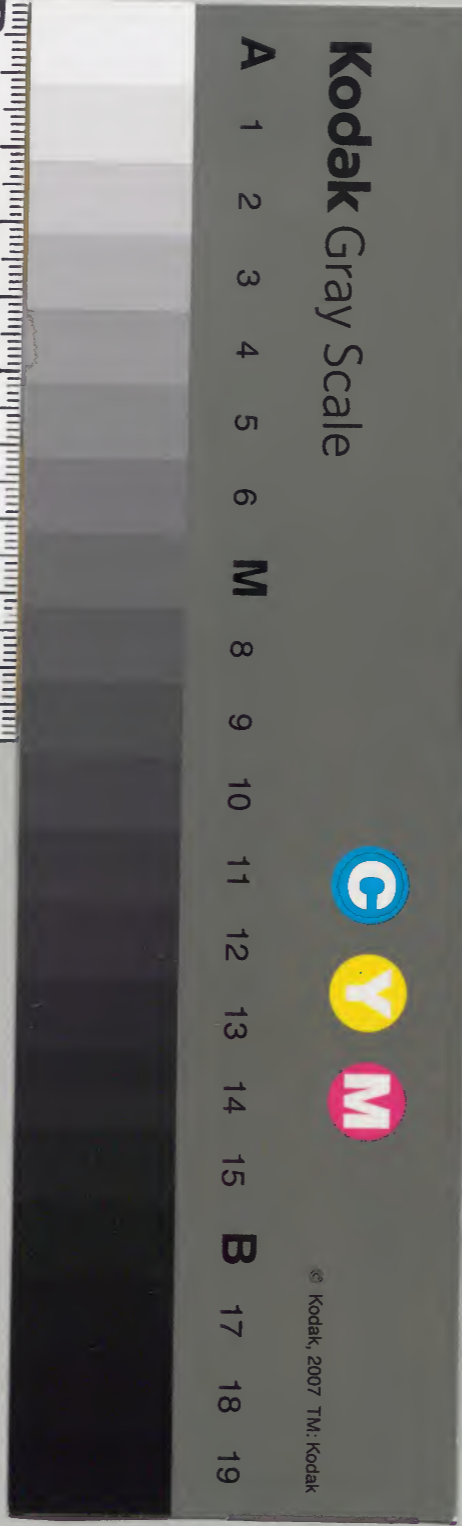


稽古所置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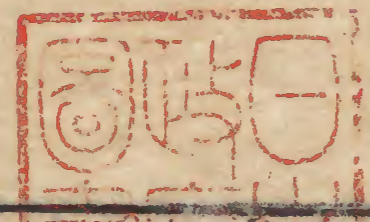
			二四六六五	和書門
		六六	函	類
五	八	六	六	五
册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九	二四六六五		和
函	九	五	書
二	册	號	類
二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665
冊數	5 ( 2 )
函號	191 34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近思錄說畧卷之二

為學類凡百十一條

學字兼知行求己之所未知求己之所未能皆學已蓋明乎道體之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方術此次篇之意也

康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希望也此言人隨德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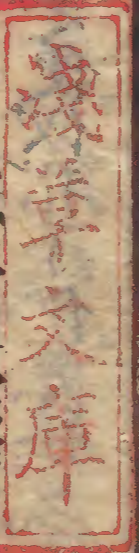
淺深而所希望各有高下也聖希天者蓋聖人之心以為天道

公平廣博其功用之至大斷有不可及者故常病其德之未如

天者以希望其與天一也此是聖人不自足之意所謂博施濟

衆堯舜其猶病諸惟其病諸所以希天也○伊尹顏淵大賢也

論語註曰伊尹湯之相也而無辨姓名史記殷本紀註曰伊尹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名摯呂氏春秋曰有佚氏女採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謂湯使之正天下或曰姓伊字尹名摯愚按上古之太姓名事實多不可考此或後人之附會莫強辨之可也涉其怪誕者最不可信但書曰惟尹躬擡之尹恐其名也○說見書之說命及論語雍也篇此舉士之所當希者夫希夫希聖者皆成德之事而非學者之所驟及故獨就希賢之地位以指示其標的上文沒說至此又陳兩賢之事迹而正教士之所希必當以此爾○過則聖云云○過於伊尹則不必如此擔當從容自有效過於顏子則渾化而無痕迹○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絕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此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

底意思多○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振古賢者固不為不多然欲逐一希之則如何做得功唯伊尹之大志顏子之實學便成已成物之道學者千頭萬緒工夫其歸果不出此故周子以斯二賢為士之所當希而朱子又以此語置於篇首其有旨哉○黃勉齋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為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于駒弗視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為家之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尊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之却是私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章○蘊積也行之為事業下須添

句說曰學者必欲如此而已○德行之行却言存乎中者與可見之行之行意思相似其實只是德字意文辭指聖賢之文辭如四書五經之類以文辭而已者所謂章句訓詁之學也不必指詩賦文章之學○韓詩外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此章伊川十八時在大學所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也時胡安定為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為學職○按此章出伊川文集四卷而所載者比是為詳此蓋朱子節略取之耳○朱子曰此所以為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為學○史記孔子世家曰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今曰詩書六藝三千

子非不習而通也舉全數也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饒雙峰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聖人可學而至歟○學字活與上學字小異下句學之道如何學字與此同是自設問以發其意下句倣此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又○朱子曰儲儲蓄精精氣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又曰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合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朱子曰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偽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曰真曰靜曰未發只反復說之非各自有意義○以上原人生之初而言本性

之自然聖賢愚不肖一者也

形既生矣云云○輔慶源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哀樂論語集註作哀懼按七情連言初見記之禮運其亦作懼則從集註為是○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熾火之初燃蕩水之飄流皆假借字熾者情之奮動發越蕩者情之流蕩放溢兩字自有前後之別○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鑿與孟子所謂鑿一般故孟子只說養其性養謂順之而不言○是故覺者至格其性而亡之○約者檢束以不使放肆也格拘制罪人之械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與上鑿字意一般○此節以下漸說入於工夫覺字最重下文所謂明心力行信之篤行之果守之固皆在這

裏面蓋不明覺則黑窅窅地將何事之為何處之往此知覺字是一章之眼目○正其心養其性○正其心則不至蕩養其性則無以鑿矣○就此見得由情之放蕩而不知制之遂害本性之正此學之所以不可無而所謂好學者亦用力乎此之外更無方法而已○胡雲峰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凝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

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  
 使合於中學者克己之事也竊謂儲字即是凝字此句恐未是  
 然學之道至自明而誠也○朱子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  
 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明諸心云云便是詳此意  
 ○明諸心○言凡事物之理先明諸吾心也○或曰明諸心直  
 謂明其心曰如此看則是一句所謂豁然貫通吾心之全體大  
 用無不明也苟到斯地位是學之成功不但知而已而行亦自  
 至焉若然則上面一先字及下面知所往不容說行而力行以  
 求至亦沒緊要以此看之是句只指格致之用功而言也無疑  
 矣○養一作往朱子曰恐往字為是往與行字相應○又曰明  
 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

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  
 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信道篤○篤字重下句所謂行之果  
 守之固皆自此而來○居之安至無自生矣○此說聖人之地  
 位向之所謂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及聖人可學而至之意至此  
 盡矣

故顏子所事則曰云云○以上沒論道理而未說及其人至此舉  
 顏子之事發其主意以應問意○上文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  
 中顏子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即中也然則所謂覺者惟顏子  
 為當之○論語集註曰非禮者己之私也朱子特下己字者恐  
 後人認得非禮為外面底物事如此看則所謂勿視聽者是閉  
 自塞耳也豈其然乎且於勿言動大不說行此言以己之非禮

勿視聽言動也所以以下已字集註又曰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至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此知勿字非說與他人而令禁止之之謂是自禁其私也○得一善則拳之服膺而弗失之矣○朱子曰拳之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不遷怒不貳過○朱子曰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如當怒而怒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又曰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山下繫辭傳第五章朱子曰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

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拳之服膺不遷不貳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即上文所謂信之篤行之果守之固者學之至於斯非敦篤好之者其孰能之故結之曰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就見所以獨稱顏子為好學矣  
所采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饒雙峰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為學之道遂失○學所謂以至聖人之道也○博聞強記四字出史記淳于髡傳○此章忽看文字多頭緒而如無統紀子細玩之則前後接續意義貫通於論聖學為明備讀者宜致思焉

○古人亦為學今人亦為學學之為名雖同而所以為學之實  
頓異而其所成就亦天淵矣然則學者可不念所以為學乎哉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  
○朱子曰明道定性書是二十二時作○此處要先看得橫渠  
發問之意分明然後可以識得明道所答之意此性字正做心  
字看橫渠元以定心專為至靜不動工夫其意以謂此心常寂  
然不為事物所動方是定心然而心本活物不能塊然不動念  
慮屢發紛然無已亦是人之常理而念慮之發無味未曾因事物  
之感者矣是故橫渠問欲定其心而未嘗不動猶累於外物今  
無其累於外物以靜定此工夫果如何此必橫渠嘗問居  
靜坐以欲定其心以其終不能不動故憂之而問也○性字伏

心字看者何也性者仁義禮智信已定有生之初更何定之有  
明矣定性是定心之意也蓋張子之時心性之別猶未盡備或  
通用耳後來侯程朱之詳解而心性之分方大明矣  
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云云無內外○此定字與大學知止而有  
定之定不同他就志意定向之一端而言此言工夫成就之地  
視之大學尤重此定字該大學之定靜安慮得故朱子曰定性  
是正心誠意以後事○真西山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  
惑也○所謂字受問而言但定字所指不同明道以謂定者不  
獨指靜處是兼動靜貫體用無適而不有定者矣故曰動亦定  
靜亦定也無將迎無內外將送也此二句言定底模樣未說到  
用功處事來則應其往也無將事之未至無以迎之至而後應

行且公且說曰



之靜而存乎中也固定動而應乎外也亦定內外一箇定而已  
何有內外味此二句可以見動亦定靜亦定也○定者定於理  
也猶止至善之止相似但口講不當說定於理須涵蓄說也已  
○將迎二字出莊子應帝王篇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應而不藏○朱子曰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  
則全絕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  
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一  
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  
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又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  
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苟以外物為外至又烏可遽語定哉  
○牽已而從之言牽強已身而往從之也是性字受橫渠之旨

言亦做心字看蓋橫渠欲一切絕外物以定其內則是以外物  
為外其應物也為牽已而從之也如此則以己心為有內外夫  
天下萬事無不管攝一心之妙用矣不曰萬物皆備於我乎今  
以己心為有內外者固既誤也且若其所見則當其隨物在外  
之時何者為在內內果空虛耶決然無此理已○真西山曰夫  
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也若以定與寂為是而應與感  
為非則是以性為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鏡懸於此  
而形不能遁也鏡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  
事物未接如鏡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鏡之有形者亦性  
也內外曷嘗有二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性雖酬酢萬  
變未嘗不定也○不知性之無內外也○上文無內外者是就

定之上而而言其形如此是處直就心上而言所指較異然心  
本無內外故其能定亦無內外則其實一也○以內外為二本  
○本字輕者二本猶言二件○又烏可遽語定哉○以內外為  
二本者未知人心之本然而味道學之根原又何可與語定哉  
定也者工夫之極致成德之能事豈以不知心之見可遽語之  
乎哉此句葉註未切

夫天地之常至物來而順應○此一節說自然之定常字皆兼體  
用動靜但為闢橫渠絕外物之見故正主動上說此處只言普  
萬物而無心者天地之常也順萬事而無情者聖人之常也二  
以字不可拘者○普萬物順萬事有物來而順應意無心無情  
有廓然而大公意蓋無心無情則惟是自然無一毫私意夾雜

乎其間矣非大公而何廓然虛大之貌順者從容隨順之意此  
二句乃學問之極功雖天地聖人之常理且不能外於此君子  
之學其何有若之者哉○朱子曰定性一書首尾只是廓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又曰廓然大  
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問  
此一條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廓然  
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黃勉齋曰心  
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情無心便是不累乎物只  
是此兩意貫了一篇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卦九四爻辭貞字貼廓  
然大公易傳曰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虛中即廓然無我即太

公吉字貼物來順應蓋事物之來順其當然以應接之則通行  
穩利無累有窒礙矣何吉如之悔亡者是申言吉之意懂之屑  
屑不絕貌懂之往來言心中煩擾而安排布置者此反廓然大  
公朋從爾思正反物來順應蓋惟朋類從其所思則其所不從  
者固多此見所應偏狹而不能順應萬物也○規之韻會曰求  
計也蓋拘之營度之意○規之於外誘之除○此便懂之往來  
者總滅於東而還生於西猶朋類總從其所思而其所不從者  
多也苟如此則非惟見已用力之日不足而亦物之生其端無  
窮終不可得而除滅也此又分明言外物之終絕不得已○自  
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  
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自私

難說按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看來此  
自占便宜之謂如彼佛氏厭事物應接之煩勞而隱丘壑絕人  
倫欲獨守身心而於治人成物之道悍然不顧恕乎無恤是只  
自占便宜不謂自私可乎張子之欲拒絕外物以獨定其心者  
亦是為我之見而其流遂至自私要之張子之見與佛氏及衆  
人之私意所趣雖異而其為私則一也故明道發之以箴其病  
處○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應迹謂心應事物之迹有為乃是  
心之應迹則凡應接事物皆吾心之發用而非度外事也惟自  
私者則樂無為以欲守一己故不能自以為有為應迹○不能  
以明覺為自然○明覺人心自然之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之類人之有明覺固是自然惟用

智者每常安排布置以不能率其自然譬如見尊者而恭敬之心生此是人心之自然而用智者却億人之以己為強強作不屈之態凡如此類皆用智之害自然者也○是反鑑而索照也○此譬須要見得明白夫鑑之為美也以其能照萬象而已若外不照萬象則內雖含光明將焉用之心之為貴也以其能應萬事而已若外不應萬事則內雖具明覺亦將何用哉今惡外物而求置心於無物之地是猶翻鑑而空索照匣底自失其所以為美也君子之誠意正心者方欲舉而措之於家國天下耳曷獨照無物之地以失人心應妙之本然耶○黃勉齋曰自私便是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故反累乎物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卦象辭背者止之處也人身四體耳目口鼻皆動而惟背不及於用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不獲其身不有其身也是謂忘已庭者人之往來必經之地正有久之處也今行其庭而不見其人是忘人也忘已忘人則於其身之利害得喪皆自不恤於人之是非與奪又皆自弗顧此便廓然大公○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惡鑿則必貴循理以不用智乃物來順應已○不若內外之兩忘也○此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澄然靜清之貌○定則明○所謂止水生明也曰無事曰定曰明皆由內外之兩忘而生兩忘則一無私心所謂廓然大公者尚何應物之為累哉向中便見物來順應意蓋內明則於天下之理固已判然胸中

故萬事之來于目前吾皆循乎其理怡然應之抑何應物之為  
 累哉此知能明則物來順應順應則自不得累物也此句言外  
 含順應之意而味尤為深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此又就聖人喜  
 怒上面以說大公順應此處大公順應不須分貼其當喜而喜  
 當怒而怒不容一毫私意於其間者廓然大公也循物而喜怒  
 者物來順應也○今以自私云云為如何哉○自私用智之喜  
 怒人欲之盛也聖人喜怒之正天理之極也以此視彼其相戾  
 也不翅薰蕕冰炭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而已  
 夫人之情至亦思過半矣○此節程子示人以用功處學者着力

緊要唯在此一段大抵定性書所論皆就成德上而言之非初  
 學之所驟及也故於篇末切示下手之方夫學者欲求大公順  
 應之術則唯在就其情之發處以用其力耳要之七情皆當如  
 此然其最易發而難制者獨怒之為甚故特以此言之速忘其  
 怒者至大公之術蓋怒不是必私然苟徑情而不知制則必流  
 於私意故能克其怒者便為得大公之術觀理之是非者至順  
 應之方惟能燭理斯可以應物也其能如此則外誘不能累之  
 尚何足惡且於聖人之道雖未盡至亦必思過半矣然則定心  
 之工夫舍是無他道焉○朱子曰舊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已  
 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  
 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又

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章○朱長文吳縣人元祐中召為大學博士有文集三百卷六經皆為辨說蓋好作文務多之學故此章之言皆救其弊云○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言字兼言語文辭○耒耜陶冶○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陶範土以為尾釜之類者冶鑄金以為鎬釜之類者皆生人日用不可無者也○生人之道○道字輕猶言事也○平生所為謂作為文章○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云云○贅人身之疣贅言贏餘之言也莊子曰附贅縣疣老子曰餘食贅行○不得學問之本要

則其所言皆偏虛之說而非渾淪正大之論遂歸淫邪而害道也必矣○學者讀此語必當思所力如彼百家殺技之流自吾儒而視之其大小高下固不待辨而判矣然能用其力則雖小道必底其成而各適一事之用偏應當世之務農圃醫卜之屬又未可謂無小補也苟不致思則學術雖大著述雖盛於吾身無一益而於家國天下不足以為有無此學遠優於小道而切却劣於小道儒士徒誇其業之貴而終歸贅言刺語空無所愧乎近世學者往往坐此宜矣取武人俗吏之笑也志於道者奚可不務所本哉○來書所謂云云按二程全書章首載朱長文之言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怠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莊周謂名者實之賓也蓋

名實相須必有其實而後名從之是故夫子疾沒身無實善之  
可稱云爾非徒謂疾無名也○汲之趨求之貌漢書楊雄傳曰  
不汲之于富貴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朱子曰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  
好蓋以一時一事之忠信非可驟進德只積累日久而後自可  
以進也下一積字工夫大備有言者言陳如此○忠信只是真  
箇好善真箇惡惡是已他處曰忠信多是發已自盡循物無違  
之意此則有內外之別此處以德對業則忠信全屬心信字只  
解做以實之謂伊川特下內字蓋欲使知此義也○朱子曰忠  
信便是意識處如惡惡真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無私累  
牽擾之患其進德也孰禦○擇言○朱子曰擇言謂脩辭易所

謂脩辭者正是謂無一言之不實也此於其言非選擇之精詳  
者何以能然○篤志○朱子曰篤志謂立誠愚謂此志只是意  
字意總言發於心上者發於心者必皆篤實而無虛偽則誠斯  
立者來擇言篤志實相因苟外不擇言辭信口而妄說則心志  
亦自滅裂以不能篤實惟能擇其言則志亦進篤蓋內外交養  
之功也○梅篤志即上句忠信意似重複今將如何看按易六  
全朱子曰忠信是知得到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箇  
甚麼前頭黑窰之地如何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箇  
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無箇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  
理而已又易蒙引曰忠信果是重在知上謂之德者以其理之  
滋味有得於已而言也德以心言未說到事上大概是從知上

江表錄覽

來須要曉得德業是一貫事但有始終內外之辨忠信就初問  
存至上說修辭立誠就後來事到就緒上說脩辭之外再無立  
誠工夫故秉之曰立其誠誠即忠信向也誠存於心而今則見  
於事而誠有立矣讀此二說可以見忠信篤志重信而不相妨  
意○朱子曰進則曰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又曰居業是常  
常如此不少間斷○愚謂業者德之事是一實理之事業而已  
苟吾有味誠實則無業之可以居惟外能擇言以無一言之不  
實內方篤志以使實理有安泊處夫然後可以居業而不失焉  
○蔡虛齋曰德業無難分別中庸章句反諸身不誠反求諸身  
而其所存所發有味實也所存之實即至忠信也所發之實即  
脩辭立其誠也內外動靜體用脩矣合進德脩業統是中庸之

誠身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夫豈不同條而共貫也哉○知至  
至之至故可與幾○朱子曰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列  
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為之  
幾幾者先知之謂也愚按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故曰先知為幾  
○朱子又曰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  
可與同○又曰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忠信進德與知至  
至之這幾句都是去底字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也  
隨他到那處便可與理會幾微處○又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  
如惡惡真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箇如惡惡真如好好色之地  
○蔡虛齋曰知理之所在而心必之是為主忠信○愚謂有此  
等說也忠信重在知上可知知至是忠信之事至之是進德之



事○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朱子曰條理猶言脈絡智者  
知之所及也○此只借孟子語以證上文不必正意所謂可與  
幾者方能始條理也下句終條理意亦如此○知終終之力行  
也○朱子曰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擇言篤志與知終終之可  
與存義都是任底字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  
到那裏這裏可與存義存義是守這箇義○又曰知至至之主  
知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爲重而至之二字爲輕下  
句則以知終爲輕而終之二字爲重○又曰知至至之上至字  
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  
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此學之始終也○此句通結  
一章之意忠信進德知至至之學之始也擇言篤志以居業知

終終之學之終也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章○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該動靜而言○  
主與主忠信之主同凡事靠他做主主字守字是伊川於易文  
上添一字說下得最有力直是無少邪曲方是截然齊整之意  
○朱子曰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  
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  
截然方方正正○又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  
正萬物各得其宜○愚謂直不自直必由於敬方不自方必由  
於義故曰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然又不是要以敬直  
內以義方外敬則內自直義則外自方故又曰敬立而內直義  
形而外方○蔡虛齋曰敬義是工夫字曰直方是成效事自○

卷之三十一

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此又程子恐後人誤認以做義外之說故云然只看形字既知其由乎中而形於外初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敬義既立則內直外方交養並進德其有不盛大者乎不孤猶言不小此與論語文同而義殊○蔡虛齋曰不曰直方而德不孤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明其德之所以能不孤也夫不患其不直方但患其不能敬義耳○德至於大則其所用所施必皆周全而利順故自不疑其所行也○動以天為无妄章○動字該內外而言念慮之發專為之動皆是已凡人之動一以天理則為无妄若以人欲則為妄則妄矣无妄之義貫內外該萬善而無非其極者故贊之曰大矣哉○不白動以理又不白動以道必曰動以天者在易震下乾上為无

妄震德動乾象天故云爾程子非是好奇者○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朱子曰有人自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又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然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知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無妄之彖曰○謂卦下文王所繫之辭彖者斷也以斷一卦之吉凶○肯據程傳是過肯之肯非災肯之肯○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句下須添一語說學者何在○多聞前古

上經卷之三

聖賢之言與行○識而得之○識與默而識之之識同言存諸心此句重人只無識而得之故聞見雖博誦說雖多終不能以蓄德而成之也

○成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受人受於人也蓋其心虛則能受於人此言受人之感人之感我或以事或以言唯吾虛中則隨其所感以莫不受之矣○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中無私主則虛也苟有私意以為之主則中心實而感應之機窒矣雖事之來柰其不受哉通即應也天下之理不應則已應則斯通矣○以量而容之○量以氣質分量言○朱子曰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便是不虛了○愚謂若以其本分則變化齊參天地平定萬國甄陶一世亦皆在我量其容易有限哉愚

故謂此以氣質分量言夫常人之量固雖有廣狹大小之異皆未能免氣質拘蔽故如其量容之則所容終有限而一歸不虛了○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要知象辭與九四感有彼此之別象辭是言物感而我應故曰受人九四是取己感而物應故傳曰感天下之心又曰感物朱子載此兩節彼此交感之義各舉而無復遺漏矣○蔡虛齋曰憧憧往來欲物之我從也然既有心於感物則所感者狹矣故但其朋類從之而其所感之不及者不從也是以君子之道無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感者人之動也○感者取人心之動非謂事物之動故直曰人之動也○四當心位○楊龜山曰初言感其柁二言感其腓三言感其股五言感其脰上言感其輔頰舌

而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  
○私係便憧之往來也如此則朋類之外我欲而彼否已施而  
物件無有感通者乃所謂悔也○此節通字與前節通字意較  
異前節通字是屬受感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是也此節感  
字皆屬為感者按咸卦彖傳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蒙引曰萬  
物化生還是天地之感而通處通屬天地此處通字亦似此意  
細推文意決然不得不如此看○如寒暑雨暘云云○暘日出  
而明也此又就聖人上取譬以明之天地之間周徧無不應通  
者莫若寒暑雨暘如時乎寒則天下皆受其寒如時乎暑則天  
下皆受其暑如時乎雨則天下皆受其潤如時乎暘則天下皆受其  
暘無往不通無處不應聖人感天下之心亦正如此也○貞者

虛中無我之謂也○我私已也無我便所謂中無私主也○若  
往來憧々然用其私心以感物○用私心以感物此是往來憧  
々然者○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有所私係則必  
主於一隅一事苟無私係則廓然周徧而已○蔡虛齋曰味九  
四爻象大肯是一正一反說蓋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憧々往  
來反之吉悔亡者感無不通也明從爾思反是此蓋霸王之辨  
也此爻辭闕涉最大而要分明是心學心法  
○君子之遇艱阻章○艱難阻險有失而致之乎便孟子所謂行  
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之意○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  
加勉○論語曾子三省章集註曰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言蓋本於此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朱子曰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愚謂明足以灼其理動足以致其用然後內外相資體用兼舉學問之功立矣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饒雙峰曰習字訓重故重險謂之習坎○吳氏曰重習者更互反復之意繹抽絲也思者如之○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溼習而熟熟而說脈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林同安曰說處全在時習上學而時習則工夫爛熟義理融會浹洽於中畧無生疎扞格之患真有左右逢原之妙矣學者到此境界心中豈不喜悅如

今學小藝到得熟後心中亦自懽喜○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學至於說則既成已而足以及物矣所以以善及人且實善在己則信從者必衆所謂德不孤也夫吾所及者善而人之信從之者衆則其樂如之何哉○蔡虛齋曰夫與人同歸於善者君子之本心也故信從者衆則我之所知彼亦知之我之所能彼亦能之有以愜其素願矣云何不樂○張南軒曰樂比於說爲發舒也○林同安曰此二句意相足語錄云樂其信從者衆非是○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不見是而無悶易乾卦文言文君子成德之名○不可說上文說樂未足爲君子必至不悶正爲君子也蓋上文未見君子之實方至此段足以知其誠爲君子故虛齋曰雖樂於及人然猶

未見其為君子以其未處逆境也必不見是而無悶則處逆境如順途而凡一切身外之事舉皆不足以介其念慮矣此非成德不能也乃所謂君子說得盡○林同安曰今人有一善而不見知於人尚不能無介於心况善足以廣及於人乎非夫德盛於中在外之得失纖毫不足以動之不能至此

○古之學者為己章○蔡虛齋曰古今所學之事都同但古今學者之用心則不同古之學者用心惟欲得之於己今之學者用心惟欲見知於人夫惟欲得之於己則亦少有不見知於人者然知不知非所計也夫惟欲見知於人則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萬姓統譜曰方

元寀字道輔莆田人少與程頤同游潤學書問徃復至數十紙○孟子曰夫道如大路然○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朱子曰學者之不進由無入處而不知其味之可嗜○買積還珠○韓非子曰楚人賣珠於鄭為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瑰玉鄭人買其櫃還其珠○此喻治其末文而遺其本實下句所謂誦其言解其訓詁而不及道即買積還珠者○乃無用之糟粕耳○糟粕酒滓莊子天道篇曰古人之糟粕○林希逸註曰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鋪豈知酒味乎○足下○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

也及辭臣庶世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酒陽雜俎曰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通類相言於是下○朱子曰伊川答方道輔書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按語類此章之言為蘇李明發朱子曰李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修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為脩辭是為居業明道與說易上脩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愚謂橫渠蓋以修辭立誠分為二事○有此說明道謂能修者言辭便是立誠又曰若修其言與立誠為立已之誠意云云只是為一事說了若做一事着豈有脩辭

為偽之謬哉○理會○小學句讀曰謂深求而玩味之也○脩省言辭○省者省察之省便脩之之實功明道於易文添箇省字示人尤切蓋言辭人之所易過一有不可言而言則為不誠故欲修其辭者莫如省察細味省字裏面自含擇言顧行之意論語謹言中庸有餘不敢過皆自省字來○學者須要分辨脩省與脩飾之界限此是生死路頭葉註曰省飾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若脩其言辭至義以方外之實事○言外脩其言辭正為內立誠意乃是合外內之切心因以存事因以宜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體當者以身處其地而自當其事也○立誠則心存而內自直修辭則事應而外自方○道之浩○何處下手○浩○盛大貌道是箇至廣至大底物事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將何處去下手獨立已之誠意總有可居之處而為  
實下手之地苟有這可居之處則可以居之而已修業只是業  
而居之也總有可居之處且慢指示其地可以修業也是句力  
言用功○終日乾之大小大事○此又雜引易文以結上文之  
意終日乾之就成德上言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自強  
不息者湯之聖敬日躋文王純亦不已皆此也已是乃體浩  
之道其不至大哉然要其歸却只是忠信所以云云為實修業  
處蓋惟立誠便為可居之處於此愈可見矣○朱子曰明道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洞洞流轉若伊川以篤志解  
其誠便緩了○又曰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  
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々恁地則德不期而進

矣誠即是忠信脩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  
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此章之意唯  
是丁寧言立其誠而味最長大抵明道之言卒見泛然如無要  
領者細玩則條理分明甚有意味讀者宜致思焉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章 ○實理中自有緩急日就  
月將不可有一息之間斷者急也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者  
緩也學者當循其緩急之則以急乎可急緩乎可緩不可壹是  
迫切天地之化亦如此已○如一樹花自蓓蕾至開折日進不  
舍有漸而不遽凡造物皆然可知實理有緩急矣此章恐有為  
而發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擬○孟子天資超邁故其所說多舉成



功之地以寡用功次序之詳見知言養氣之類而可知也蓋自  
 不費多少工夫而學已到聖處故後學無可依擬之階梯顏子  
 才雖未掌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自博文約禮之功以至欲  
 罷不能見其卓爾循之有序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又曰學者  
 要云云○此不必一時之言只以其意之符合故朱子附之耳  
 後書又曰者意皆做此○朱子曰孟子說得籠不甚子紬只是  
 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如顏子  
 說話便可下手做○又曰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  
 不錯○註有準的○言博文約禮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此必如語類所言呂與叔自閩中來  
 初見二程時說話不然首一句鶻突且是章句意須因其病痛

而施不可沒與學者語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之類君子之於文章固無所苟而已矣○橫渠之教人每  
 依禮文上面此又未為不切要蓋初學者不能遽存養故先自  
 容貌威儀之際而不做之工夫則無因而入之地矣不曰不重  
 則不威學則不固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乎此橫渠所以每以  
 禮文教學者之意也然學者因其教多用心於外事而不復近  
 裏此時與叔初見程子其起居進退之間必有節文太煩而且  
 拘道叢脞之態故明道誨之曰且省外事此又能因其病痛以  
 箴人之手段外事外面底事威儀文章是也○但明乎善惟進  
 誠心○知至而后意識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其意之誠而實  
 自知之明來故明乎一分善斯進一分誠心明乎五分善斯進

五分誠心若夫明乎善已十分則誠心之進亦十分了夫如此其威儀度數之微雖或末中大本既立而不至大違道則亦不定爲害也若唯用心於外而所守不要約則只見泛濫無切而已泛濫水延漫貌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章 ○體體段之體不消必說全體○朱子曰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者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己方是已物也○葉註以義理栽培爲得仁後面工夫者似倒說蓋仁道至大若盡其體以實有諸己則非顏曾不足以語之是豈義理未明經義未分之見而有卒得之者乎明矣要義理栽培者所以識得仁體而有諸己之階梯由此而至於彼也○古者有禮樂之教皆

所以培養心德也今皆無之乃所栽培之者獨有義理在而已嗚呼後學欲得其仁有不因義理之栽培而能得之者哉

○昔受學於周茂叔章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此孔顏之樂處也○樂處字連上讀所樂字連下讀非有異義也○據先儒說孔顏之樂非樂蔬食簞瓢又非樂道其非樂蔬食簞瓢者固不待論也其曰非樂道者以謂若云然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孔顏之樂哉妄意竊謂夫聖人者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胸中廓然身體寬胖無時而不安無處而不樂苟非以道爲標準戀之樂此而已孔顏之樂恐似此歟然而後學不可妄爲之說善乎朱子

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  
才則廢乎其可以得之矣此不說出其樂却深示人以得之之  
方非真知實踐者其誰能說之哉○或問孔顏所樂何事朱子  
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又白孔顏之樂本  
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  
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亦只爭此字聖人自  
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陳潛室曰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  
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  
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  
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也○又白心廣  
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

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  
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  
真西山曰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  
功雖曰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  
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  
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  
之樂可以庶幾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程子又白言學使以道為志言人  
便以聖為志又嘗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闢高所以  
輕自失而卒無得也正與此章意同須參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公羊傳曰同門曰朋同

○志曰友○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吳臨川曰相觀謂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善觀彼所善而效之則此亦善矣○朋友講習主致知言相觀而善却是自脩工夫然而每在文會講習間得之故云然○須是大其心使開闊○邵子曰心要能放能放開闊與此意同○此處未必說到除盡私意以充本然之大只欲學者規模闊大不安小成便前章所謂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之意○九層之臺○九層九重也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孫叔敖一名蔿獵父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

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皆發於側陋貧困之中以當大位重寄者○陳潛室曰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熟字泛說不關著舜以下數君子這裏字正指上文言○朱子曰只是要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塹也○輔慶源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參也竟以魯得之○朱子曰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終於魯而已○蔡虛齋曰魯遲鈍也不敏也人一着曉得他便着兩三遭着人一遍記得他便着兩三遍記曾子真實是魯後人見他後

來地位高口管爲之曰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  
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分明說是魯亦何傷  
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  
所勵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亦可見其有此理矣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此章記言者之所述玩  
物喪志四字出書旅藝篇○只緣玩之以爲喪志病在玩字明  
道之語本有爲而言非槩以記誦博識爲之不可若然致知格  
物亦不可耶○注時以經語錄作一冊著本文之所從出也以  
下面鄭穀之言考之知其入正是謝顯道其載胡康侯之言者  
以其言之同而足相證且可以見非一惡記識也○鄭穀字致  
遠建安人胡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諡文定○心中不宜容

絲髮事○欲無其所作爲繫滯也蓋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  
公物來而順應○自負該博○自負自恃也○舉史書成篇○  
史書紀事之書如史記漢書之類成篇全篇也○逐行看過○  
見之詳也○不蹉一字○預記之也○後來省悟云云○朱子  
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  
是誇多闊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  
已爲人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此禮樂以退讓恭敬之  
節歌謠舞蹈之文言非論禮樂之理然理自在其中○進反○  
反字易解進字難說朱子曰進者力行之謂又曰禮至於樽節  
退遠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又曰

進退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又曰

禮以謙遜退與為尚故主減然非人之所樂故須強勉做將去亦得詳此三說可以見進之義矣○禮以進為文進即樂之體也樂以反為文反即禮之體也此可以知禮樂相為用而一進一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為父則有父道為子則有子道為君則有君道為臣則有臣道此乃天下一定之理故直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慈孝仁敬是已○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一句出莊子人間世篇天地之間無處而不有父子君臣矣夫焉有所逃乎○安得天分不有私心云云○朱子曰天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則安得私故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

愚謂天下至廣事變至多而能安得天分不有分毫私心則就其中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猶且有所不為者是何等周德而於所謂天下之定理竭盡而無餘亦自可見矣然總有私則時而行不義殺不辜或有未免豈是王者事耶○此章以下伊川語○論性不論氣不備章○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又曰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葉註曰此段疑當在首卷極是蓋曰

性曰氣皆道之體段而此章獨言性氣之不可以不兼論而無  
學問工夫之說且此言也首卷生之謂性一章之綱領也彼章  
皆合說性氣而其所謂性即氣氣即性者又與此章曰二之則  
不是互相發當在首卷也無疑矣

○論學便要明理章○體字對制度文為指大體而言也尊賢親  
親體者臣子庶民之屬凡治道大節之所係是已須要知隨處  
有這大體○朱子曰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  
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未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  
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力役這箇都是  
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愚蚤歲好看山海經酉陽雜俎剪燈  
新語餘文序錄稗史五雜俎等雜書記得數千言一無所發明

讀愈多理愈惑此知學問之道不可徒貪多唯當要明理而已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大意大綱意思○朱子  
曰大意便是本初處○又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密處  
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也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  
○愚按曾點之志分明說出他蓋有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故  
其言志也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有與天地萬物各得  
其所之氣象此見其大意自見於言外如漆雕開初無一言之  
論說將何由知其有見於此蓋當夫子使他仕之時直應之曰  
吾斯之未能信斯字太重若不有真箇有所見得而不安小成  
之意安曰斯之未能信乎故就此言亦可以知其見大意  
○根本須是先培壅章○根本謂心德壅亦培之意○朱子曰涵

○養持敬便是栽培○又曰此段只如弟子入孝出弟行謹言信  
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耳先只是從實上培養一  
箇根脚却學文做工夫去○愚謂雖有根本培養如其趨向不  
正則又有厭煩過高之弊若佛氏徠々坐禪入定以清其心亦  
近培養之功然趨向大不正故其培養之行一止空虛無爲之  
地而於親義別序之道脩齊治平之業一無所用然則何益矣  
此其所以說根本培養繼之以可立趨向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夾持二字下得最好夾者中有  
一物而自兩面挾之也凡物兩面挾之則直上而已如草木之  
屈曲兩面更傍木以挾持之則還不倒東傾西植之上指人心  
敬義內外交養亦猶是耳夾持二字當如此看朱子曰二考有

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直上去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西  
走作去又曰夾持如有人在裏面把住一人在門外把持不與  
他不上去皆是這意○朱子又曰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天德謂天理之得我者不可就天而說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程子又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  
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自棄也

○不學便老而衰○程子又曰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  
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  
子易箒之際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勇者志氣之強志氣不強則中道而  
廢安能進得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性理大全四十三卷張子曰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朱子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質強弱事○愚謂氣者稟於有生之初習者染於已生之後如昏明強弱是氣也如浮躁苟賤驕侈吝嗇之屬此皆習之所移已只責其志之不立則自不為此等所累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章○朱子曰學者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之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漢廣川人景帝之朝為博士武帝特為江都易主相此乃對易主之言○道義只是體用之謂語類曰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又孟子浩然章集註曰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二說相須蓋天地間物自有天理而存此所謂道以其總括言之故曰大綱吾心循其天理各各處置之以使合宜便是義所謂人心之裁制者而就一事上說又可見矣今欲解道義者須兼他二意說○正字難說朱子曰義必正非是有意要正味此之言只是處置合義十分恰好便是正之意其用力處全在義字上正其義猶言正當其義明其道該行在其中人只患不明其道耳苟明乎此則其行之自不能已矣○朱子曰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耳○愚

謂處事合義以上則獲君以下則得民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無適而不利矣學以明其道則八面玲瓏百務是當事無不立業無不成其有功也必矣但君子之心置之度外而不顧而已矣○程子曰此言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朝鮮李退溪自省錄曰利字初非不好緣被謀之之心便成不好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云云○思邈唐京兆人此答范陽盧照鄰之言見唐書方技傳○白虎通曰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王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大字內含剛字意如決然不回頭是膽之大便帶剛意所謂

雖千萬人吾往者○天台陳氏小學句讀曰膽大謂敢為心小謂畏敬智圓謂通變行方謂有守○此語將大小方圓四字對舉言之字有深味宜熟着之○董子之言舉道義功利以明取舍之分此是理欲生死路頭思邈之說對心志智行以論其用功此正脩業進德之妙術秦漢以來未有若是言之切且盡者也故程子並稱之以為學問之法則焉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章○自得自然得之也不言而自得者所謂默識心通也唯其得之也出於自然所以不待言語也若有安排布置則只是著意強為非真自得者苟非真自得居之不安資之不深不能取之左右逢其原亦未足為貴已○輔慶源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道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

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愚謂自得之不待言語固也然又豈有偶然自得者耶學者當求至之道耳按孟子離婁下篇君子深造章集註引此言而下文曰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道然後可以有得之此朱子據取程說合而為一以示學者用力之方此又不可不知也○蔡虛齋曰論自得者可把此難抱卵出籠為譬或問朱子曰少時見雞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遲裂而出全不用彼着力有時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章○言人生日用視聽思慮動作皆其自然而不容已非待人為而後然者故曰天也但人之有是也

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故學者於其中要識得兩間以知所去取爾○此章之言乃為顏子四勿之根基蓋識得真妄分明然後可以禁止非禮而復禮矣苟不於此者破將何者為非禮何者為禮而禁之復之乎然則欲學聖人者必當於此着力而已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辟音闢鞭辟近裏是洛中俗語此四字只一串意非鞭辟於彼而近裏著於此譬如市中人四面散在一鞭辟之則皆歸著一方可以意會近裏底說著語助辭○林希元曰鞭辟者以鞭辟人也鞭辟近裏著已者凡人為學多務外不着已故要鞭辟使近裏著已也○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凡曰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

之辭○陳新安曰此致知之鞭辟近裏著已者○言忠信至夫  
然後行○朱子曰蠻貊猶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二十五家  
爲里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衡軛也軛端橫木以駕馬領者○  
蔡虛齋曰蠻貊可行則近者可知州里不行況於蠻貊乎行舉  
其遠見其無處不可行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參  
○前倚衡是說未行未言之先能如此夫然後言自然忠信行自  
然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參前倚衡只是此心不忘到處相隨之  
意○陳新安曰此力行之鞭辟近裏著已者也○林希元曰只  
此是學者此指切問近思至參前倚衡皆鞭辟近裏著已也故  
曰是學言此是個正當學問也  
質美者至及其至則一也○質美者謂上知之資○林希元曰此

言於切問近思忠信篤敬這等工夫一時俱盡到也明盡是行  
了不但知而已明得盡這工夫極大不是小可故曰查滓便渾  
化查滓痕迹也言知行勉強未到自然地位皆是查滓到不思  
不勉從容中道則查滓渾化矣故曰與天地同體不如此說安  
能與天地同體論語小註查滓作人欲說未是○胡氏曰莊王  
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々操守以涵養之

○忠信所以進德章○說見前其他葉註備矣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言人不學則已才學則須知何地  
正是自己著力處且既學之則又須知自得方處既學對才學  
說是既知著力處以後事不然何以言得力○須知著力處此  
是最初學急務夫爲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茫乎終無得入道

之端矣如此終身為學抑何益乎及既學之又不自知其得力處則無驗造道之能否於日新之功恐有所踈故又曰既學便須知得力處○朱子曰為學須覺本是而非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有久治園圃章 ○種果木曰園種蔬菜曰圃 ○振民育德 ○吳臨川曰振者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己之善明德之事也 ○二者為己為久之道也 ○為猶成也 ○朱子曰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此章論子夏之言博學不止讀書是要事都理會篤志心一於是也仍受上面學字言切問切於己之問也所問皆他力量能到處及日

用當做底正是切問近思者以類而推如由孝而思忠由弟而思順之屬凡此皆致知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而子夏却言仁在其中矣故程子提其語以欲人之思得之 ○朱子曰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林希元曰仁者心之德也心不外馳而所存者熟則心存而理得矣故曰仁在其中矣 ○東嘉史氏曰徹上徹下是自始學至成德之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本只是學者致知之事所謂徹下者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所謂徹上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 ○弘是量謂心能寬容不以一善自足毅是守謂堅執不以半途自廢 ○汪西銘言弘之道一言欲知弘之

道則西銘一書盡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章○優柔厭飫四字出杜預左氏傳序優柔優游不迫也厭飫浹洽厭足之意今日明一理明日明一理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事日將月就無急迫之患而有浹洽之功者所謂優柔厭飫也○優柔厭飫用功之實只做一場話說者反是有先後次序是不躐等而進務高者反是務高言處卑而闕高也○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云云○杜預字元凱西晉武帝時人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此其序中語也脂之澤者為膏言雨之為潤若脂膏然故稱膏澤○林氏曰如江海以水深之故而所浸者遠如膏澤以雨多之故而所潤者博○愚謂此二句言優柔厭飫之意○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林氏曰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喜悅而衆理皆順○愚謂此二句所謂豁然貫通地位當兼知行省○修養之所以引年○修養黃老之術長生久視之道也人生歿壽係於天之氣數然道家之士常使精氣保煉以無勞耗乃可以過期延年矣譬如蠟燭置之風前只管搖動則蠟燭盡置諸密室而不為風所動則蠟之盡遲此修養家之引年分明有是理也○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國祚人君有國之福祚也祈天永命二句書召誥文祈求福也國祚之脩短亦自有數然有賢明之君行仁義正風俗存綱紀結人心期保洽於將亂存安於將危可以挽回天意也可以膺受永命也祈者非有意祈之之謂但能得其道則自永保國祚那裏有不祈之祈存○有此

應○應字指引年祈天永命及至於聖賢言○此章三事工夫  
一般只君子之所由則在下二事而已矣  
○忠恕所以公平○此所以字為有次序之信者蓋由忠恕而後  
至公平也公平即是仁忠恕工夫所盡乃是公平忠恕所以公  
平也忠恕猶著意做公平則自然耳非仁而何此又可見忠恕  
違道不遠也○造德則自忠恕○造者進而至也人能盡己以  
及於物以上則忠君以下則仁民以內則孝親以外則弟長仁  
義忠信必由此而後有得於己苟不忠恕事皆無實將何之行  
以得之於己耶明矣造德則必自忠恕也○其致則公平○致  
極致也德源上說公平德之渾全者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理字難者是與

堯舜性之之性字意思相似蓋公只是仁底自若道理仁則有  
情公則無情故又未可將公便喚做仁夫仁主愛若公而已而  
不得有愛意則豈足語仁耶故公而又要以人體之便為仁也  
蓋人身便是仁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故以人體之則物  
我兼照之中自有惻怛慈愛之意論仁之道於斯乎全矣○此  
章程子說得精密蓋說仁之道只一公字為最的當然公只其  
理而已未見活潑流行之意仁實是發生底物事故曰以人體  
之先儒論仁未有深切如此者嗚呼精矣哉○體猶言骨子如  
體物不可遺之體體之之字語類多指公字說右觀愚見是指  
人字蓋仁之名不從公來正從人來故人字為尤重朱子曰緊  
要在人字上仁只是箇人又曰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

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當以此等  
言爲定說○朱子又曰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  
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入字上是說好認可以見得本文明  
白如今有獄吏刑人當其可則固公已然其處之須有哀矜惻  
怛之意如此始是仁漢張敞上具獄事爲涕泣而封之暗得此  
意若言可殺而直殺之已却忽然則雖殺之當理未可謂之仁  
所謂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者由此觀之  
○又按文集五十八卷答陳器之書曰以公爲仁似未精伊川  
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以久  
體之故爲仁篇詳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  
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

也  
只爲公則物我兼照至仁之用也○兼照兼及也不可泥照字而  
該智上說故仁二字自爲一句受上句物我兼照言○朱子曰  
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  
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  
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  
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  
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  
恕也○又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  
也○又曰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又曰施用兩字  
移動全不得蓋恕是推已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愚



謂上文雖曰不可將公便喚做仁然公是物我兼照底物事未  
有不如此而能惻怛慈愛者也苟知有己而不知有物則其於  
以何慈愛之有故曰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朱子所謂公則  
仁私則不仁者是也故仁裏面既帶以人體之之意是故下句  
曰所以能恕所以能愛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廣韻麓山足也又陸佃曰林屬於山  
爲麓○此只譬以登山者麓字帶言耳○迤邐連接不峻絕也  
○後學讀書講義於平易處則進而爲之稍至難處便倦而不  
勤便已之事則勇而勉之勞力之行則憚而懈之此皆坐剛決  
不足故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要力行固不是不好事只夫

能致知而強要摸捉着亦是淺近底事而已蓋知之已至日用  
之際於其所當爲之事的然見得則不待著意而自不容已矣  
到這地頭所謂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苟不如此徒逐事  
用智屑之爲之此是人爲之私而一點意氣耳夫自然而爲者  
用之無竭行之不窮勉強爲之者有時而體疲志倦以不能持  
久也必矣故君子莫急於致知程子又曰學者須是真知纔知  
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知之必好之章○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嗜好其道也求  
之者求得之於己也一節深於一節直歸之得而後已然知字  
尤重人但真知得則好之求之得之皆相因而生猶大學知止  
而后定靜安慮得相因而來也○始於知之而終得之此古人

近思錄卷之二

四十一

爲學之次第而終身之事業也果能以下所以誘進學者不可須臾離已○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求所得爲何物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求之得之之道方於己分上有得力處

○古之學者一○言唯儒者之學而無他道也文章之學如司馬相如曹植之類訓詁之學如鄭玄馬融之類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此與叔贈劉戶曹之詩與叔名大臨張程門人晉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傳集解嘗對

武帝曰臣有左傳癖癖嗜癖之病此句戒訓詁之學○文似相如殆類能○司馬長卿字相如漢武帝時人俳雜戲○葉平巖

曰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銜文詞務以悅人故曰類能○此句戒文章之學○獨立云云○此二句言儒者之學無一

事無訓詁文章等事也○心齋○齋潔靜純一之意莊子人間世篇曰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道集虛虛者心齋○輸不如

之意凡以物贈之曰輸是物歸於彼也不如之義可以意會言雖孔門無許多破事而元凱之學相如之文却不如顏子得心

齋可見訓詁文章之學徒勞而無功煩而無益也且如此則志局於此而其害道也必矣○其他則不學○所謂孔門無一事

也○今爲文者云云○凡作文害道蓋不專意則不工故也而後世爲文者專務悅人此是能優之流而違道尤甚

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問者之意似以文一爲詞章之文故引易賁卦彖傳文以明之其意若曰所

謂文者不可一槩且看易語有天文者有人文者此豈必言詞

章之文乎引用之意獨在此耳非取其義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章言內外交養之道不是以  
且動靜對言涵養收斂此心之意敬則常存養提撕以不使放肆  
該動靜言進者日新之意蓋知之一分則學之進亦一分知之  
十分則學之進亦十分學之進否只顧致知如何耳故曰進學  
則在致知夫養而不進則空而不通進而無養則終無有諸已  
此是內外交養之功猶車輪鳥翼兩兩相扶持不可以相無也  
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  
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此說宜參看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第一等指至道聖  
域而言世人或云聖人不可企及必也天資高邁之人而後可

以望之五品齊且得為君子斯可矣此便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  
做第二等之說才如此說便是自棄而已人皆可以為堯舜而  
今自畫非自棄而何○言學便以道為志言又便以聖為志○  
道字虛聖字實故學曰道人曰聖道者聖之所由非聖則無以  
盡道矣○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也有為者亦若是學者立  
志亦當如此耳○問周子曰士希賢程子曰以聖為志意似相  
齟齬曰周程立言其趣各不同周子恐人不量其力躡等好高  
終不切於己故欲使人循之以進耳程子乃憂人之用功不勇  
苟安於小成故言如此只知其肯趣之所在則見二說並行而  
不相悖焉程子嘗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  
力有漸須以此言曉之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章 ○朱子曰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問意謂孟子曰必有事焉此當以敬為事否不知敬者存心之謂而涵養一事也以此為有事之本可也以此便為有事不可 ○必有事焉須用集義 ○以集義為事也 ○朱子曰集義猶言積善 ○蔡虛齋曰集義者今日行義明日行義行之又行行而不已此所謂集也 ○中理在事義在心 ○此與前篇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之言當參考理者散在事物義者人心之裁制義制於此而後理中於彼義猶發矢也中理猶中鵠也此等議論須密明快斷前儒之所不及也

○問敬義何別 ○此章大意與上章同 ○守著一箇孝字譬守一箇敬 ○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 ○譬集義此二句便上句所以為孝之道此二句正是為孝之事只所以為孝之道所該自廣不止此二事而已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 ○輔慶源曰為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為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為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為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 ○大本已失更學何事 ○言學不為之用也 ○為名與為利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視之貪財干祿之人清潔污濁之相去實有不可同日而語者然皆有為而為便

是自古便宜非利心而何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朱子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蔡虛齋曰仁者心之德非吾心之外又有所謂仁心之所存者即仁之所存也○有少私意便是不仁○人之所以不仁者私欲害之也蓋心德與私欲不兩立而所謂不仁者不止謂殘忍暴戾只是有少私意便非仁之全體既非仁之全體則不得不謂之不仁末二句是反言以申明不違仁之意

○仁者先難後獲○朱子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又曰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蔡虛齋曰先難後獲分明是心一於理而無私欲之蔽故為仁先後猶緩急○古人惟知為仁而已○

而已字有力言其心獨在此而無他也那裏自合先難後獲意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之患在立志不高苟安小成耳故只以聖為志之人而後可與共學然此只有志要學的人全未有一滴工夫只是說可學其實未曾為學也善思既是有工夫在○可與立○立者立於道也程子又曰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立而化之則可與權○化者无痕迹之謂使其立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斯可以權天下之事矣此學問之極功故以是終焉○愚按論語小註及許自雲蔡虛齋林同安皆以權單為處變然大註曰可與權能權輕重使合義也看此言不是指處變一偏且孟子亟說權皆泛言之然則小註等說恐未可為據妄意竊謂權即

時中是貫常變之名若鄉黨一篇皆是權耳乃至堯舜禪授湯武征伐亦權中之事不唯處變而後始謂之權也如此說似義理周備且脗合於集註不知後君子以為奈何○可與立者事守著規矩猶用勉強且未免有次過不及可與權則縱橫逆順窮達存亡從容處之皆不失其中此立與權之別也

○古之學者為己○伊川之說與前章明道之意異此所謂為物言善俗安民之類後世學者未能致知而先欲教人未能脩身而遽欲治人者儘多所謂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者也如此等人在務外而遺內故其終至喪己之性是自一義若夫為物說只是外面粉飾以欲見知於人則合下既喪己何俟其終而見其失焉○至於成物則其成己可知矣喪己則不能成物也

亦不待言已○朱子曰明道之說是低底為人只欲見知於人而已伊川之說是好底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久然不曾先去自家自己身上做得工夫非惟為那人不得末後連己也喪了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新之與進非有異義但字意畧不同只須如此造言○不日新者必日退○不日新者怠惰而已一自怠惰則智自此而昏行自此而虧其退也速矣○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若論聖人之心則初不自足猶有日進之意如曰我已造極不消復進便不是聖人只自傍人論之則聖人自止大中至正之道不見有其進退耳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性謂氣質之性為人浮躁輕忽則其學必膚淺而終無深造也此言最宜服膺焉○諸君其

侯成子書曰學須靜也非靜無以成學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規所以為圓者矩所以為方者無規矩無法則也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知字重是真箇見得性之善也不然孟子以來人誰不知性善豈皆謂之知之大耶○真知性善知之大以忠信為本行之大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安安靜重厚重此就資質說○全未說到學上必有是資然後學可固也○苟躁擾輕浮所學安能堅固學字兼知行○蔡虛齋曰安重雖就外面說其實亦與內面相關故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博學之審問之章○葉註以明辨就事物應酬上說不是明辨

亦是就心上言思是搜索義理辨是又就其所思者剖決是非也學問思辨皆就知上言為行獨屬行○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思叔名繹程子門人河南壽安人○此章之言學者不須放下河洛之學獨得孔孟之正脈此類是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必先立標準○此與前章言人便以聖為志之言各不相妨以聖為志有奮然弗至不措之意先立標準有計功望效之心這箇理欲路頭學者宜明辨焉○朱子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為師然亦何須得先立標準才立標準心裏

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田地又如何便有箇牛獲  
底心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也只是如此  
平說教人須以聖賢爲期又何須先立標準只恁下着頭做少  
間自有所至○又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立木爲表  
繫綵於上曰標準表則也蓋謂期望之地循之有次序貌

○尹彥明見伊川章○彥明名焯程子門人河南人○授以大學  
者只着大學小序其意可見授以西銘者朱子曰也是要教他  
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闢○又曰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  
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  
聽說諸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將與他者未得  
豈不是如此○又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着平時箇

是不足未欲便把那書與之讀蓋且養他氣質淘淡去了那許  
多不好底意思○今人爲學惟知讀書而已於變化氣質格正  
身心之功漠然付之不問觀此等事可認古人所謂學者不獨  
在讀書也

○有人說無心章○無心乃佛氏之說葉註未得其要所謂無心  
不是要稿木死灰也抑人心之靈常活而不死苟強欲無心則  
只是死而後得其求此亦佛氏之所明知而元不說如此蓋彼  
所謂無心者但無執着之念耳禪語曰山是山水是水此便無  
心之說言山知其山水知其水而已若就這裏添一點喜好厭  
惡之念則是執着而非無心也僧惠能曰何爲無念若見一切  
法心不染着是爲無念是已佛氏之見如此而伊川以謂唯



說無心則無所把捉不如無私心之却有規矩也由此觀之君子之道不貴無思念而貴無私心是吾儒之所以正大而有規矩佛氏之所以偏隘而終歸空無也○按佛氏說無心心字便儒所謂意也

○謝顯道見伊川○顯道名良佐程子門人上蔡人○天下何思何慮○下繫辨傳第五章文○吳臨川曰思者心之用也慮者謀度其事也○朱子曰所謂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天下何思何慮此與佛氏無心言頗相似而其實大不同此是聖人仁熟義精從心之所欲不踰矩之地位雖曰從心之所欲然有矩而自存朱子所謂各有定理也如佛氏初無規矩一以不礙念慮為是

此其所以異也○賢却發得太早在○謝氏見得太體亦好但欠許多下學之功伊川抑之是矣○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此記者稱贊之言葉註曰鍛煉冶工之冶金言其善於成冶人也○恰好好也已說了又必道好著工夫者蓋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俗語猶言一向○醉漢○漢人也事物紀原曰演義曰今俗罵人曰漢蓋晉末胡亂中原故胡人罵中國曰漢起南人罵北人為胡為虜○愚按謂人為漢雖本起罵言之言然後世只泛用如禪錄往之稱漢可見○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洛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下繫辭傳第五  
五章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  
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曰精義二字所謂義者  
空而已物之有空有不空事之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  
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所謂精云者  
猶曰察之云耳精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之所空毫釐委曲  
之間无所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愚謂精義入神俱就知上  
言於事物之空審一審去層之研究此謂精義入神與窮神不  
同入神即精義之極致有這不容言之妙處是已○朱子曰事  
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又曰義至於精則應事  
接物間无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

家應副他如利刀快斂相似迎刃而解件之判作兩邊去○愚  
謂朱子說得利字極明白宜理會利吾外就事上言此一截言  
內之養外外之由內也○利用安身○利用即利外也只其利  
用故能安其身若其用有所窒礙難溢則亦不能泰然安胖矣  
此皆以行言○致養吾內也○蔡虛齋曰外邊事之都能迎刃  
解將去則胸中所得益深所造益遠矣○愚謂素利吾外依舊  
是利用安身只申言以起下句養內王知言也此又外之養內  
內之由外者○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  
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  
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  
窮神知化○橫渠嘗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

○朱子曰化是逐此子揆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換將去便成一年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神○蔡虛齋曰推行有漸為化繇陽變而為陰繇陰變而為陽漸之化將去所謂化也主二氣之迭運者言合一不測為神此與兩在故不測同惟其兩在所以合一只是合陰陽而為一所以為神主一理之妙於二氣者言即太極也○又曰不谷不謂之一不一不謂兩在不兩在不謂不測合者兩者之合也神化非二物也故曰一物兩體也○又曰窮天地之神知天地之化只是說與造化胥合無間○又曰吾之神妙乎天地之神吾之化通乎天地之化神以存主處言化以運用處言○愚

按虛齋後一說當初以為未是子細看之然後知此說却是也蓋所謂窮神知化是聖人事不如此說則不足以語聖人也○乃養盛自至○養字該知行養盛謂義之精者益精以至於耳順之境用之利者益利以至於從心之地夫如是然後自然窮知神化焉○朱子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較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繫辭所謂崇德即此章養內亦主知言謂之德者以義理之有得於心也非謂自崇德之外君子舍而不治但不容力得也故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章○言有是形而後性安頓在氣質所以

隨氣質之清濁純駁而有明闇偏正之異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之性即此理隨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反如湯武反之之反○蔡虛齋曰謂始初天地之性雖為氣質所濁但經克治則初性復還矣是但謂復其初也不  
是謂未反以前而天地之性不存焉也○葉註以善反之為以善道自反如據愚見不如善字只做能字看之語順意穩也但善字甚重大學明明德中庸思誠者善反之教也顏子克己仲弓持敬善反之功也○論語集註曰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陳新安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夫易言也此章善字亦如此看○真西山曰張子有言為學太

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也○君子有弗性者焉○陳新安曰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愚謂此章善反二字乃為學之要領故載在此篇○朱子曰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方備○又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使張程

之說早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陳潛室曰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愚謂德者道心氣者人心德勝其氣所謂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也其不勝者反是語類以此一節為其稟受之初便如此者恐未是何也若為稟受之初難著箇勝字且方其時所謂於氣於德亦未容說以此思之是却就一生之後而言管見如此識者試擇焉○於氣從氣也於德從德也立言如是而其實性命即德也性命於德猶言德其德也

窮理盡性○出易說卦傳第一章○朱子曰窮理是理會得道理

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又曰窮理是知上說盡性是仁上說言能造其極也○愚謂盡性本該人已但此處單就盡己之性說○性天德命天理○性者就人之所受得名故繫之德命者就在天者得名故繫之理然所謂命者自賦于人物而言則此命字亦就久而着性命二字為從來有此二名故此又對言耳其實命亦性也○窮理盡性則性命皆依舊為天故曰天德天理○脩天○脩長命天短命也○莫非天也章○首一句統下面陽明陰濁而言二者皆受於天也猶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相似陽便清明陰便昏濁陽言明陰言濁互文也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本然

之理順發出來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得而誘之耳湯  
明勝陰濁勝此却就稟受之初而言○領惡而全好○出禮使  
尼燕居篇領治而去之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也所以克  
去私己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人心具衆理而應萬事其量本至  
大而無外也一有私意所蔽則物我間隔而此心始狹隘矣大  
其心者是絕私意而全本體也體體物而不可遺之體所謂一  
心貫萬事者也葉註所存朱子說恐是未定之見何也能體天  
下之物是大其心之功效自然而然者若謂將自身入事物之  
中究見其理則是猶有工夫在而與上句意不相應此是却大  
其心已前事○朱子又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

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  
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  
外矣此說明白的當蓋定論也○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  
言唯見聞一事知得一個道理心便止此而不能他及乃是私  
意而已○不以見聞括其心○括所以拘罪人者只拘滯於見  
聞上而不能盡本心之大此謂以見聞括其心○孟子謂盡心  
則云云○朱子曰蓋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  
天而無有外之心矣此亦是橫渠之意然孟子之意則未必然  
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  
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愚按孟子之意知性在盡心之先  
此章之意則知性却在盡心之後蓋張子引之以應上文大其

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也

○仲尼絕四章○始學者用力必當以絕四為要而語成德之地亦不外乎絕四此便竭兩端之教也兩端猶云兩頭始學至卑成德至高此為兩端○葉平巖曰橫渠先生解絕四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意有思也○程子曰意是發動處○愚謂意者私心萌動之始故曰有思意字不必不好底字唯此處為私意看蓋仲尼之所絕而與必固我連言則意之為私意也不符說矣○必有待也○朱子曰期必也○固不化也○執滯而不變通○我有方也○物我相形故彼此局定而有方也○胡雲峰曰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與天地為不相似矣○陳新安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

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林希元曰上達是達向上去下達是達從下來俱有日新不已之意不是一下便了○蔡虛齋曰此達字兼知行○反即善反之反失而復之也此張子指出上達下達之實事以示人焉歟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章○上繫辭傳曰知崇禮卑崇效天思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知之崇如天之崇則崇之極也而是知也初藏于心以無形象之可見故曰形而上也晝夜陰陽之象通晝夜而知者知陰陽之道也天地之間何事不是陰陽既通陰陽而知則是無不知也無不至也誠哉其知崇矣朱子曰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

○而不以禮性之○性者渾全底物事實得諸已而離不得者  
 蓋禮是行處件件都着實靠理之節文做將去及其動容周旋  
 中禮則是以禮性之也苟不如此雖知及之而終非已有已○  
 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惟以禮性之而後所知者始為已有  
 此禮之所成便亦知之所成也故合言之曰知禮成性成性之  
 性即以禮性之之性與成字一串着去道是統言義其條件也  
 言知禮成性則百行萬善自此而出焉出字解易門字○如天  
 地位而易行○天設位乎上地設位乎下者天地位也易陰陽  
 升降變化不窮之名繫辭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此知知  
 禮成性猶天地位也而道義由此而出猶易之行乎其中也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繫辭傳曰困德之辨也○朱子

曰辨猶子細感速言我之感發速也○困本有進人之理故易  
 曰困亨困何用德辨蓋人處窮困則危懼之心切悔悟之念深  
 故其見理也明此德字只作理字看何用感速大凡人情善心  
 之發每由有所激如見孺子將入於井而有惻隱之心由蹴爾  
 嗟來之食而有羞惡之心是也人處患難以感發之速亦可由  
 而知矣○德慧術智○朱子曰德慧者德之慧術者術之智  
 ○蔡虛齋曰德字廣慧特其一端如仁德之愛也義德之宜也  
 禮德之節也信德之實也術字亦廣術之智猶言術之巧也術  
 本正凡在心之理謂之德處事之方謂之術慧者其見之敏有  
 以灼於事之未然智者其見之明有以鑒其理之當然○輔慶  
 源曰痰疾則非真是病猶災患也



○言有教動有法章○君子非仁義忠信孝弟慈祥之屬不敢出  
口此是先王之法言而言有教也動必以禮者動有法也鷄鳴  
而起鸞鳴爲善者晝有爲也方中夜靜時此心益湛然便有工  
夫長進者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爲息目之開闔爲瞬○朱子曰  
息有養瞬有存言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頃亦有存如造次  
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此章言最周密卽古人爲學  
之道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訂有證正訛辨之義左傳曰心不則德  
義之經曰頑李退溪西銘考諸講義曰頑者不仁之名不仁之  
人私欲蔽錮不知通物我推惻隱心頑如石故謂之頑○朱子  
曰西銘要句之見理一而分殊愚謂讀此篇者自首至尾要須

將斯語做骨子者庶乎可見其條理矣

乾稱父坤稱母○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  
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此就形體而帶性情以說其有父  
母之道而其下而曰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  
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  
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  
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此專以性情論之而明其  
所以爲父母之實焉○以乾則稱父以坤則稱母可以見其分  
之殊矣此豎說底分殊○不曰乾父也坤母也而曰乾稱父坤  
稱母稱字下得最好只謂之稱則見與自家父母自有分別此  
是橫說底分殊語錄曰厲聲言稱字意可見矣○此以分殊言

之同如上所說然乾之稱父坤之稱母則知乾坤父母其理一也此又所謂理一已下文節須以此例着矣○朱子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又白須子細着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節敬軒曰理一猶一大城子無不包羅其中牛門萬戶大衢小巷即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統夫分殊分殊所以分夫理一其實一而已矣○愚按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書秦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張子曰言本於此

予茲三鴛乃混然中處○李退溪曰予字及於九吾字固擬人解自己之辭然凡讀是書者於此十字勿徒認作橫渠之自我亦勿作讓與別人之謂我皆當自任以為己事着方得○藐與眇通用眇焉小貌宋范茂明心箴曰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與是藐焉意同○朱子曰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又曰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焉茲藐焉乃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愚謂混合無間者固理一也而予字中字對乾坤而言之則又可見理雖混合無間而分自有殊也○曰乾稱父坤稱母而繼之曰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乃知人之為子道也此四句一篇之綱領○真西山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

以生之者天地也父母固我父母也天地亦我父母也朱子曰  
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  
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  
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  
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  
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張子此篇大抵  
皆古人說語集來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然乃孟子塞  
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  
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  
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關紐則下文同胞言兄弟等句

在他父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  
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脈過度處○  
又曰緊要血脈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  
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  
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  
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述得父之  
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  
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違  
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  
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是從天地之塞吾

孟子卷之二

孟子卷之二

五十七

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  
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性理大全小註問天地之塞  
吾其體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  
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曰塞字  
意得之○愚謂味此一節便見天地之所以為父母而吾混然  
中處之實矣天地之塞吾其體則是吾形體從天地來天地之  
帥吾其性則是吾心性亦從天地來此豈不父母之道而混合  
無間者乎而必以天地與吾對說此亦其分殊處○帥字即天  
地之性情故此不復言乾坤而直言天地耳○薛敬軒曰朱子  
解西銘天地之帥吾其性曰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  
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蓋乾坤之健順即元亨利貞之德

賦於人物為仁義禮智之性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民亦人也下文所謂大君以至博獨鰥寡  
皆在其中胞生兒裹也詩小弁註曰獨不處母之胞胎乎故謂  
兄弟為同胞漢書東方朔傳曰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字蓋出於  
此○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朱子曰然○又曰通是一  
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  
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蓋  
子所謂親親而仁民○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愚謂一  
曰同胞二曰吾與也此固直說底分殊反覆味之上提民字物  
字而中隔以吾字則是與自家兄弟黨與又各有別而不相混  
此是橫說底分殊然其理之一者以貫直說橫說而未嘗不在

其中讀者宜致思焉○真西山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此一節最可見仁之體辭敬軒曰讀西銘有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氣象又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又曰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恥也其亦深有得於此者歟○莊子德充符篇曰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此唯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故言則近道而終歸於失道是其所以為異端也惟如此篇而後為無弊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甚矣立言之難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至而無告者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大君

謂天子宗子猶長子也○李退溪曰朱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蓋既以天下之人為吾兄弟則自當以繼禰之宗為言若繼祖以上之宗則皆非吾親兄弟矣○高年○楊子法言曰年高德邵○所以長其長所以幼其幼○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各撥一句來說而愛吾作其其即吾也小有手足之異耳○聖其合德○易乾卦文言傳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疲癯○史記平原君傳曰臣不幸有罷癯之病索隱曰罷癯皆疾言痺曲而背隆高也與此疲癯同○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惇困悴貌詩小雅正月之篇哀此惇獨○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此節畧其文說顛連顛沛連綿也○既曰大君曰大臣而分配吾宗子家相則亦不是自家宗子家相只假此以曉彼耳乃至高年孤弱亦對其長幼言則各自有分而不相亂皆是分殊處○自篇首至此都狀仁之體讀之便見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天下無一人之可慢無一物之可憎也薛敬軒曰讀西銘如見天之大蓋有見於此也已下面自于時保之以至篇終皆說求仁之方一篇大指不外乎這兩意矣○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為是言以形容之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詩周頌我將之篇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翼敬也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上繫辭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左傳曰禎考叔純孝也○朱子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者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吳臨川曰保者待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愚按于時保之畏天者也樂且不憂樂天者也孟子分明以畏天為智者之事以樂天為仁者之行且以保其國保天下分之效驗則吳說誠是也而保者敬也樂者愛也事親之道千緒萬端而要不外於此兩事矣大抵是篇推事親之心以事天故用功之首說此兩事而已○樂如何屬愛蓋樂天者事事安於天理而無

所勉強此其以循理爲樂者也猶以柔順父母爲樂非愛而何  
不止愛而已此愛之至者也故曰純乎孝者也○口講當云長  
矢以保之者天之子之能敬者也樂天而不憂者天之子之純  
至乎孝愛者也○自于時保之以至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皆上面說事天之道下面以事親之事明之

違曰悖德○違違於天理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害仁曰賊○論語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孟子曰  
賊仁者謂之賊○濟惡者不才○左傳曰帝鴻氏少皞氏顓頊  
氏有不才子此三族世濟其凶增其惡名○踐形惟肖者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集註曰人之有  
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形踐言之踐蓋兼

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  
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書說各篇曰說蔡傳  
巖之野惟肖言高宗夢見賢弱繪象以求于天下得說於傳野  
與所夢之賢相似也然此特明惟肖二字所從來處耳若肖字  
本義則韻會云骨肉相似也人言不似其先曰不肖如孟子言  
丹朱之不肖是也又前漢刑法志曰人肖天地之類此等便是  
肖字本義○真西山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  
之卽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卽天之克肖子  
也○愚謂違者於一事上違於天理此猶罪之小者害仁戕滅  
全體罪之大者也是二句自相對濟惡惡之成者踐形善之成  
者此二句又相對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下繫辭傳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中庸第十九章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化者天地之大用如日月寒暑之往來雷霆風雨之屈伸與動物之有終始植物之有榮悴之屬是已知化之實如何知一箇時而已抑天地之用有往必有來有始必有終便是變化所在而凡往也來也始也終也皆與時偕行耳蓋往則不得不來往而必有可來之時來則不得不往來而必有可往之時始則不得不終始而必有可終之時終則不得不始終而必有可始之時時往而為之往時來而為之來時始而為之始時終而為之終凡天下之千變萬化皆莫非其時矣此是天地之大用而滿目之實體也唯衆人之軍日用而不知必也上知之賢

而後能默識之夫如是則天地之用在我而吾之所以應事接物亦惟其時而已時飢而食時渴而飲時出而出時入而入息時乎事君則盡箇忠時乎事父則盡箇孝凡日用之千條萬緒亦莫非其時矣此之謂善述其事○神者天地神明之德陰陽動靜兩在曲存而不可測者也言聖人通達神明之德則能心天地之心故曰善繼其志○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又曰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



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又都見得○愚謂朱子說宜潛玩夫死  
 生消長天地之化而所以倏地死生消長者乃所謂神也能知  
 得之則為繼天地之志然則窮其神者知其化也故曰那化底  
 却又都見得○聖人能窮天地之神而知天地之化矣夫如是  
 吾之神妙乎天地之神吾之化通乎天地之化非繼志述事而  
 何  
 不德屋漏至為匪懈○詩大雅抑之篇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爾雅曰室西北隅謂之屋漏按古人室之戶在東南隅為入  
 所出入則西北隅為室之深隱處言視爾在室中之時猶當戒  
 懼謹畏使無愧於屋漏深隱處也司馬溫公曰吾平生所為未  
 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可謂不愧屋漏者矣○小雅小宛之篇

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無作不善忝辱其父母也此引用  
 之意則曰是為天之無忝之子也○存心養性○孟子曰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為匪懈○大雅蒸民之篇曰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詩人本謂仲山甫能盡忠事君孝經引之以為卿  
 大夫盡忠事君乃所以為孝故橫渠又以是為不懈乎事天  
 惡旨酒至錫類○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集註曰戰國策曰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  
 而絕旨酒○崇國名伯爵也禹父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  
 ○孟子以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為不孝故橫渠謂禹之  
 惡旨酒乃遏人欲而存天理猶人子不好飲酒而能顧父母之  
 養也○理欲不兩立從人欲則忘天理遏人欲則從天理故以

過欲爲顧天之養○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穎考叔  
鄭莊公臣爲封疆之官故謂之封人莊公以弟共叔段叛實母  
于城穎鄭地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既而悔之考叔聞之見公  
公賜之食舍肉羹曰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我獨無考叔問何  
謂也公告之故對曰掘地及泉隧而相見誰曰不然公從之母  
子遂如初其樂融融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事見左氏傳隱公元年  
錫與也○此一節兩事相對過人欲脩己也育英才治人也脩  
己治人事天之道備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論語曰顏淵曰無施勞橫渠施作弛  
者故此云然○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瞽瞍底豫○無所逃而

待烹○莊子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申生其恭也○晉獻公  
用驪姬之譖欲殺其太子申生或勸之自明不可勸奔他國亦  
不聽遂自殺諡曰恭事見左氏傳僖公四年待烹猶言鼎鑊且  
不避也○宋子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安天則無安若教  
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孝經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禮記樂正子春稱夫子之語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論語子曰參乎○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黃巖孫曰履  
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  
檉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  
死又家語曰曾參遺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

新編錄說

卷之二

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性理大全小註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沉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者何也曰舜之底豫贊祀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之事不知據何書為實自沉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安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安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 已上朱子說○自惡言酒以至勇於從而順令歷舉古聖賢之迹以明吾事矣之道皆理一而分殊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朱解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

吾之為善也輕大奉於我句貼厚吾之生使吾之為善也輕此句因推其理之所必然蓋人有恒產因有恒心故吾之生厚則其為善也輕此其理勢之必然也此知厚吾之生字內自有使為善之意○庸玉汝於成也○庸用也詩大雅民勞之篇曰王欲玉汝集傳曰玉寶愛之意愚按如詩之本義則集傳固為當但張子之意恐不做寶愛說只是取全美之意言使汝之成德也如王已朱解曰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亦無見寶愛之意○天地無心而成化其於人也實非有愛惡之情然而富貴則為善也輕貧賤則增益其所不能此皆自然之勢而以此觀之暗有天地使然之理也朱解曰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蓋因其理之一而言之耳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此一節統言仁人事天之至以終一篇之意○上文富貴貧賤相對此生沒相對皆直說底分殊而上文朱解曰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此處又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皆取事親以對事天就見橫說底分殊而理一自在其中矣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醇不澆酒也醇者謂義理渾厚無雜謂此毫之弊不雜乎其間雜則不醇醇故無雜○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西銘發明天地萬物為一之意者何

事不備於此○乃仁之體也○陳北溪曰非指與萬物為一處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上句體字是體段之體此體認之體○陳北溪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愚謂自別有見處當從北溪之意解不可依葉註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之說○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葉註曰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游酢字定夫建安人程子門人也○此就中庸首章以見其意而一篇之意自在其中矣中庸本乎天命之性而終篇之意無非欲以盡那性而無過不及也西銘本乎乾父坤母而終篇之意亦只不過欲順

此理而無違逆而已且彼所謂戒慎恐懼謹獨卽此所謂于時保之不愆屋漏存心養性也其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焉者乃不弛勞而底豫之謂也若夫觸類而長則一篇之義理適相符合者亦可以見矣

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楊中立名時將樂人程子門人也○體言理用言義楊氏以爲西銘只因其理之一以天地爲父母人物爲同胞吾與而其隨物處宜各有節制者闕無見之此單言體而未及用也故恐其流遂至於墨氏愛無差等○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等說伊川旣辨其非○推理以存義○此句應言體而不及用之問此書推理之一以至於萬物爲一體却使人就此推吾老

以及天下之老推吾幼以及天下之幼各各處得而皆合其宜者自在其中此其裏面有義而存豈可謂不及用乎○擴前聖所未發○歷選前聖之書其所以明理一分殊之旨未有若此之周遍且明切者也故曰擴前聖所未發○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此語朱子深有取焉蓋總括一篇之主意而無復餘蘊矣於虛簡矣哉盡矣哉○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墨氏愛無差等則是視其父母無異於路人不知人物之生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也非二本而何如此則無親疎厚薄之分又何以知分殊是與西銘其意實相反豈有至於兼愛之弊哉○注老幼及人理一也○所謂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此老幼及人者而可以見理一矣而味及人字分明有分殊之意在○

分殊之蔽云云無義○此秉上文以起下文言不可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又不可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也○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張南軒曰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失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方術也○無父之極○極字就指無父言其極至於此也○兼愛則視其父無異於路人故孟子指為無父○子比而同之○孟子文比次也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彼指西銘蓋此書之肯欲使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而行之天下其用莫大

焉奚謂不及用耶伊川此說議論周密條理分明有大功於西銘讀者當細玩

又作破愚曰○破以石刺病也○李退谿曰人之愚病莫甚於長傲遂非橫渠之銘極言其失於毫釐之間而痛改之正如針治其病而去之故曰破愚○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久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也尤甚遂作東銘

發於聲○戲言○見乎四支○戲動○言者心之聲動者心之迹既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出於吾心豈其明者之言耶○欲人無已疑不能也○疑不信也戲言戲動謂非已心而欲人亦信之難乎得其信也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於戲○上文以戲言戲動與過言過動  
 兩脚說起此以下合說以深戒之○長傲○傲怠慢也此從出  
 於心者歸於戲來○遂非○從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來  
 ○不智孰甚焉○戲言戲動人之所易忽而過言過動人之所  
 憚改者惟知者能知戲之出於心而必戒之知過之非誠而速  
 改之此知長傲遂非者乃不智之所為也  
 伊川曰是起爭端○爭誼諱也與時靡有爭之爭同學者拘名  
 題義則將有論辨穿鑿之煩是起爭端也人能潛心全篇則訂  
 頑發愚之義可不待題名而不可必拘於此也故伊川改之  
 只以其書西牖曰西銘以書東牖曰東銘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章○厚重專就容貌言是未說到學

上○德乃進而不固矣○論語本文固堅固之曰張子乃做固  
 滯說去自是一義故學字亦與本文有死活之異據張子說學  
 學之也須為活字看○既曰德乃進而不固矣又曰忠信進德  
 何也蓋忠信不為之主本則雖一旦有進而其退也可立而俟  
 已故唯忠信可以保其進焉○張子以此章為一串說下亦非  
 論語正意讀者不可不知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章○巽之名有張子門人○存意之不  
 忘○常常存意於斯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曉  
 得所謂不及古人之病源也實知病源則必治其病病已治則  
 何古人之不可及哉此知其病源者亦學者之急務今之學者  
 果知此否○此章之言引而不發宋儒教人此類儘多蓋得諸

言者淺而闊得諸心者深而切故也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知向背取舍之方一定于心而不  
移者是謂立心未到如此徒然多思是非或錯亂將若得許多  
疑惑起如這地頭只須要建立是心下面所謂急於可欲者便  
立心之方法○講治之思莫非術內○講治之精有思在其中  
學者不可不思只勤思乎術內而莫為徒然之多思○所以急  
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孟子曰可欲之謂善集註  
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明善皆急  
於可欲之事○朱子曰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  
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  
不果於為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

以利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書說命下曰惟學  
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此遜字與書本意不同書之義則謙  
抑其志如有所不能也此則言低下是心以順道理即上文立  
心也蓋將是心順他道理猶心麗道理之下相似故曰遜志○  
蔡九峰曰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此謂講治之功  
如是則所修日進如泉始達源乎其來矣○今持不逮之資  
○不逮不及也不逮之資較之仲尼之才之美異如天淵而徐  
徐以聽其自適比敏以求之者其勤怠之不同又謂之何哉如  
此而後曰有得豈其所聞也哉○非所聞也○言無此理也  
○明善為本○不明乎善則不知所之故學以明善為本立者德  
性堅立之謂擴推廣之意言由此推充其本然之量則塞乎天



地之間何其大哉者以容易之心視之則止於一事一端之善  
將見其小唯在人之能弘之而已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章 ○尊德性而道問學出中  
庸第二十七章 ○朱子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  
於天之正理道由也尊德性所以存心道問學所以致知也 ○  
於問學者有所背否 ○此不必說吾所行者與其所學相背馳  
只言問學上面恐有義理之背違也如此看正為博文下學之  
事且於下句德性有所解否意思自相對 ○此義亦是博文約  
禮下學上達 ○葉註曰尊德性則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則  
是博文下學之事 ○警策 ○策可以擊馬者亦警動之意  
每日須求多少為益 ○益字句絕不可從葉註連下說此一句兼

德性問學而言下方分說所以為益曰此德性上之益曰此問  
學上之益二益字與此益字相照應 ○知所亡 ○亡無也知所  
亡知也改得少不善行也都是尊德性之方法 ○今以尊德性  
對道問學則尊德性主行道問學屬知然尊德性上面實包知  
行故橫渠於此并言知行及其說問學上單就知上言 ○編書  
須理會有所歸著 ○歸著猶言著落凡聖經賢傳必有這著落  
處大學以明德為綱中庸以誠為要詩之道性情書之道政事  
禮之敬易之時皆是這著落處後人編書徒事博洽紀錄泛濫  
無統所謂無用之贅言也雖多亦奚以為 ○多識前言往行 ○  
易大畜卦大象文 ○章內曰一年曰三年此橫渠自履實驗處  
非虛設課程學者須體察焉

○為天地立心○此章歷言聖人之心事以為學者之標的夫天地以生為心聖人亦以生為心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羣生莫不由此而得其所遂其生矣此其所以參贊化育而為天地立心也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章○一副當猶言一段蓋關中之俗語也副音富○脫洒○洒沙下反汎水也○明道曰子厚以禮為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持守○伊川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邵子曰心要能放此放心與邵子之意同而與孟子所謂放心意思大異○羅大經曰能放者開之至○不寬快公平則不足以見道且人之德性本自廣大又不可以不寬快公平也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此謂自驕者不肯下問○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此謂人所推者亦不肯下問以下都說不問之弊學者高謙遜以好問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章○天下之故四字上繫辭文故謂事也不可必說所以然也○道足以酬其所當知○道天下之道知己之所知也○朱子曰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愚謂聖賢之接人應事豈必先億其事之來以豫為之應

乎但義理爛熟於中融會貫通洞然無涯故其於天下之事四方八面縱橫曲直隨問而答隨感而應各得其情曲盡其道而未嘗初經於心焉驗之語孟可見如夫徒事多聞者苟其所感偶以其所知則猶或能應之若卒然臨之以其所不知則必窮而不能通其焉應天下无窮之變哉故為學者譬如掘井至掘之深而泉自中生則用之不窮若只從外引水以蓄其中則所實者有限而所及不廣矣世儒多以義理委於書而不知得之於心故每有此患張子之言可謂切於後學者矣○上章戒不下問者是章又言多聞之不足貴蓋非問則無以知道理而人獨事多聞而無得之於心則此理終死了不能酬酢萬變兩章之言用功有先後而不可以偏廢故朱子次此於上章歟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程子曰學至變氣質方是有功

○文莫密察心要洪放○中庸曰文理密察○此文字指經傳文字言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洪放之放與前章放心之放同寬大之意

○不知疑者只是不使實作○實作是真箇做將去專就行上而言不是義知上說蓋後論理則若無容疑者而及欲行之始有不行處且如曲禮一篇文義多少分明無所可疑然必欲行之於今豈能一一而無所窒礙耶既有不行處必思如何處置乃是疑也總知所疑則就識者而正曲盡其義而止此疑者悟之機故疑之於人所係最大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本大只為被物欲蔽則狹窄了須  
去其蔽則此心自寬平弘遠於事物之理宜無所不通其不然  
者反是○病難通不通也○孫思邈曰心欲小張子則曰心小  
則百物皆病蓋所指之地頭各不同也猶曰求放心又曰心要  
能放○朱子曰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子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此章曰實行曰俗事初非  
二事但願心之忘不忘何如耳心不忘學則為善之實在已夫  
如是雖處世間俗事然心有物而為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  
若忘之則雖終身由善亦徒然偶中耳此只是俗事未足為道  
也已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人心之理妙應天下之事天下

之道管攝一心之中蓋道本無內外也異端之說是內而非外  
唯貴寂滅心地而一拋却外事俗儒之習務外而遺內徒為記  
誦文辭而不用力於內此皆不知內外合一之道也如世人知  
有己而不知有物厚於己而薄於物此是物我不平其又知天  
下公共之道乎故有合內外之切平物我之心者此便見道之  
大端也○合內外葉註不甚切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功效業事之已成葉註曰功  
業立言立事皆是也○創意○創始造也自我造意而附會作  
為者○是代大匠劉○老子曰夫代大匠劉者希有不傷手者  
矣

○竊嘗病章 ○諸儒豈然○嘗韻會曰喧也○勇於高作○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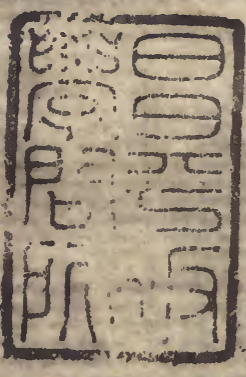
好立言立事者○如見肺肝然○艾林貫旨曰肺肝只是見透他心裏的事○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集註曰多與祇同適也○創懲也艾治也○目力不足○目力者之力也孟子曰窮目之力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好語變者不好常行者也此其學術已不正終必有流於邪誕之患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蓋覆也此後言世人有此一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此言學者有此一等此是無言論者若顏子默識心通不俟疑問而於聖言無所不說者與是跡如畧似而實大不同也○所得所至葉註分屬知行亦不妨

○耳目役於外章○役用也攬取也蓋務外者必遺內故惟逐見聞上以攬持外事者實是自廢墮不肯自治也攬外事者所該廣如記誦文辭功利技巧之類皆是已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大者大甚之意○氣輕則信口而說無自驗其實故卒然以誅知為已知以誅學為已學惟厚重之人而後自無此弊耳



近思錄說畧卷之二終

近思錄說畧

